



“花甲老人”的书画人生

春夏画花鸟山水,金秋画硕果累累,寒冬画漫天飞雪,清晨画怡丽的朝曦,黄昏画艳丽的夕阳……

63岁的李先进受爷爷李冰如的熏陶与影响,从小继承家风,酷爱绘画艺术。只要拿起画笔便是他最开心的日子。他常背着画板爬山涉水,前往达州的铁山、凤凰山、火峰山、莲花湖湿地公园、塔沱滨水公园和鹿鼎寨绘画,也到过国内的不少名山大川写生。他凭着一颗执着的心,孜孜不倦地追求创新,不少绘画作品在全国、省、地市中参展,并有部分作品获奖;数十件作品被达州市博物馆、达州市图书馆以及知名人士收藏。李先进是达州市、达川区美术家协会会员,四川省、达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,大世纪书画院会员。

“绘画让我感受到了无穷的乐趣。看嘛,这是我近年来创作的部分作品。”采访时,李先进翻出手机中的照片让记者欣赏。李先进笔下的山水画飘逸俊美、气韵生动,花鸟画情趣浓浓、赏心悦目,件件作品风味独特,引人入胜。

“诗与画,画与诗都是相通的。”李先进是土生土长的达城人,爷爷李冰如是享有省内外的著名诗人。少年时,李先进常跟随爷爷到擅长棋琴书画的朋友家作客,见闻长辈们谈诗论画与作曲弹琴,聪明伶俐的李先进耳闻目染,渐渐地对绘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回家后,便用铅笔在自己的小本上画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小动物、花鸟与河流山川,然后再用多色的小蜡笔上色,每幅画都画得像模像样。长辈们见李先进有绘画天赋,通过爷爷李冰如的介绍,李先进拜原达县美术教师黎见山

为师,学习山水画的基本功,从此,李先进便步入了水墨丹青之路。

成人后,李先进参军进了达县木器二厂。由于会画,便被分配从事厂里的玻璃画工作。为了进一步提高画技,李先进先后又拜达城书画名家罗虹、刘伯俊、王朝兴、向守义等为师学习花鸟国画,并从大师们的妙笔丹青中学到了不少的笔墨技巧与艺术风格。加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我国著名国画大师吴冠中教授来达州讲授“美与漂亮之心得”等专题讲座,李先进聆听后更是受益匪浅。从那以后,李先进的绘画技能大有长进,绘画作品多次在全国、省、地市书画大赛中参展,并数次获奖。

在今年新冠肺炎病毒抗疫中,李先进为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创作的《卫士》《除毒害》《来年花满枝》与《峡江情》等国画作品参展后被达州市博物馆等单位收藏。2015年,创作的国画作品《荣华富贵》被广州一位企业家出资2000元收藏。近年来,李先进有三十多幅绘画作品先后赠送给了亲朋好友。还有不少的市民用珍藏的古玩想换取他的绘画作品,但都被李先进一一婉言谢绝。上月,李先进刚从南江光雾山写生回来,存有不少的画稿素材,待整理归纳后,他准备画一幅六尺国画,暂定名为《神女沐朝阳》。

“绘画不是在家凭空异想,而要走出家门到名山大川去写生,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。”李先进说,绘画艺术修心养性、陶冶情操、益智健脑,把生活中的美定格在画作中是他一生中最高兴的事,也是他一辈子的追求与爱好。

(本报特约记者 赵明阳)

父亲的篾刀

□吴兴华

周末漫步小镇街头,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带着七八岁的男孩坐在一堆竹具旁,等候有人前来买筲箕、簸箕、背篋、箩筐。见到爷孙俩的我触景生情,仿佛篾刀在父亲手里挥舞,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往事历历在目……

在那些年里,篾刀是我家的宝贝,在父亲手里闪过:先上坡砍竹子,然后剔掉枝叶,砍掉两头,搬运回家,破竹——启篾——拌丝——启底——编筐,再用一些辅助材料就成了盛装谷物、水果、鱼和施工用的箩筐、果盘、筲箕、筛子、簸箕。

但由于父母白天要出集体工挣工分,全家5口人的生活入不敷出十分困难,加之我和妹妹上学的费用,只有抽农闲或者晚上加班,不知多少个深夜,我从睡梦中惊醒起来解手,还看见父亲的篾刀在昏暗的灯光下晃动,母亲在编织着竹具。

父亲会精打细算,办好竹具材料后,一般他只管编筐底,编篾身则一般是母亲和我,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。1975年我读五年级已经10岁,妹妹8岁,弟弟2岁,回家做完作业后,我便跟着母亲学编织背篋、箩筐、筲箕、水果盘,但父亲和母亲一般不会强迫我。

编织好的竹具,父亲一般不会挑在离家较近的镇上叫卖,因为那时要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,只好挑到十公里外的樊哈店老篾货市场叫卖,又不割尾巴价钱高些,除去车费还可多卖几十元钱。

记忆最深的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,天快黑了,父母将箩筐等竹具整理好,准备第二天挑到樊哈店去卖,碰巧有个熟人的货车要到樊哈的土溪口拉煤,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,决定第二天顺便搭车到樊哈店,这样可节省劳力和车

费,并且破例同意带我一同去。

那可是我第一次到樊哈店,对于我来说,首次出趟远门,在当时简直是到今天的大上海一样兴奋。那天早上,我起得特别早,帮着父亲把篾货搬到车上,一路上我贪婪地呼吸着沿途清新的空气,饱览沿途的河流大山,甚至忘记了饥饿和疲劳,车到樊哈店街口,已是太阳初升,一家家店铺早已开门。黄老板是父亲的老熟人,热心的他让出门前一块地皮让父亲摆摊。

一到樊哈店,我便在街上窜下蹲下看够了街上的稀奇,回到父亲卖竹篾货的摊子已经满头大汗。这时候,父亲买来几个包子,我拿了两个狼吞虎咽吃下后,随父亲一起坐在旁边卖着篾货,还用吃奶的力气不停吆喝叫卖。

时已深秋,虽然太阳挂在天上,单薄的衣服穿在身上比较寒冷,还好,贤惠的黄老板从门市里送给我们一杯热茶,端了一盆炭火出来,说:“天冷,小娃儿快来烤火!”一旁的父亲不住地道歉。那天,在热茶和炭火的温暖下,在父亲和我的叫卖声中,竹篾货卖得非常快,还不到中午一点就全部卖完。那天,我也在樊哈店街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快乐……

上月父亲81岁生日,我回老家,亲戚朋友正热热闹闹吃饭,一乡下串门收废旧的来了。母亲找出墙角堆着的废铜烂铁,内有那把使用了30余年的篾刀,那篾刀已经磨成了“弓”背,面上布满了一层尘土。我笑着对母亲说:“其余都卖,篾刀留给我吧!”母亲责备地笑道:“刀都那样了,能有什么用!”我笑着拿到了屋里擦去了灰尘。

我将永远地珍藏它,退休后给我的孙女们讲关于篾刀和祖父那些年的故事……

川东的初秋有了阵阵凉意。明亮的太阳照耀着橙黄橘绿的大地,给人秋高气爽、硕果累累的喜悦。白发苍苍的母亲坐在余晖笼罩的阳台上,飞针走线忙碌的身影,定格成一副暖色调的油画。

我问母亲缝什么,母亲说,她在缝床单。

母亲将早年纺织厂用作代发工资的白棉布拼凑起来,准备缝成床单给我们用。母亲向来喜欢整洁、干净,白棉布已被她浆洗得干干净净,经过太阳的烘晒,散发出好闻的香味。

我跟母亲说,商场有成套的床上用品出售,花型、质量都很好;你用得着如此辛苦一针一线地缝制?

母亲说,商场里是有成套的床上用品出售,买来用确实快捷方便。可这些白棉布质量上好,睡在上面既柔软又舒适,同宾馆里的白床单没什么两样,不用实在是浪费。

我又跟母亲说,你的眼睛不好使,何必自己缝,找巷道里的裁缝铺不是更省事?

母亲摘下老花镜,斜着眼看了我一眼,不紧不慢地说,你知道裁缝铺缝一床床单要多少钱吗?三十元。三十元够我买一天的菜了。我反正没事,一天缝一点儿,两天就缝好了。

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老老婆。我不好再说什么,任她戴着眼镜坐在阳台上专心地缝床单。

母亲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年代初,经历过战争年代,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时期,艰难苦境遍尝,备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!节约、节俭已成生活常态。

母亲早年在纺织厂工作。工厂倒闭后,经历下岗、自谋职业等生活困境,现在每月领着两千多元的社保工资。家庭大的开支我们基本不用她出,她又无打麻将、旅游、买保健品等烧钱嗜好。一到年底,她的存折上都会有一个五位数的存款。孙女、外孙从外地回家过年,她每每都很大方地以千为单位给他们零花钱、压岁钱,说年轻人在外闯荡不容易,消费高、用度大,没钱万万不行。今年,女儿在省城买房,她一下子掏出五万元给女儿交首付。她对孙辈们的慷慨解囊让我心生敬佩。

母亲在日常生活中鲜少悲情地跟孙辈们进行“忆苦思甜”似的讲述,她觉得那些苦难的日子是对身心的一种摧残,应该一去不复返。如今日子好了,理当享受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不过,她经常告诫儿孙们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要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、好生活,要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打天下,要感谢共产党让我们过上安定、富足的生活。她从不给孙辈们买廉价的地摊货,亦从来不买菜市场即将下市的质量不好又不新鲜的蔬菜。

我对母亲节俭、节约的行为,包括自制床单,很是费解,存折上没钱吗?可母亲自有一套说辞。她说,节俭就是不浪费。有着高小文化的母亲知道我不懂其要义,解释道:比如,去餐馆吃饭,节约不是叫你少点菜点便宜的菜,而是根据各自喜好和用餐人数点适量的菜,让所有菜品都物尽其用。

物尽其用!在母亲心里,物尽其用便是节约和节俭。在此之前,我从没将之进行关联。所以,几十年前的老白棉布缝成床单便是物尽其用了;所以,儿子洗手,常常大开水龙头冲洗许久不关,是对水资源的浪费;所以,家里常常是人走灯灭;所以,洗手后不得用纸巾擦手。

以前,总以为母亲是为了节约水费、电费,不让我们“大手大脚”地用水用电,现在才知道,节约水、电、纸中,就是节约资源!

母亲告诉我们,纸巾是砍伐木头造的。一棵树从小长到大,要三五年时间,甚至更长;可我们用掉一张纸,却是分分钟的事。母亲还告诉我们,电视上说,海平面逐年增高,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,所以,我们要节约每一滴水。她还跟我们说,擦手用毛巾不要用纸巾;上街买菜要用环保袋,尽量不用塑料袋。

我渐渐地明白了,母亲就是一个有钱但又很节约的老太太,过着思想奢侈、生活节俭的日子。她的物尽其用理论被我们当成生活准则进行践行。该用的,一分不抠;不该用的,一分也不多花。

我将母亲缝制好的白棉布床单虔诚地铺在床上,在整理抹平的过程中,指间流过阳光的暖流和母亲智慧生活的熨帖。尽管它与我上千元的被套看上去不那么协调,但睡在里面既暖又舒适。

节俭的母亲

□陈德琴